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註道德真經序 男

朕本寒微遭胡運之天更值群雄之並起不得自安於鄉里遂從軍而保命幾喪其身而免於是乎受制不數年脫他人之所制獲帥諸雄固守江左十有三年而即帝位奉天以代元統育黔黎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晝遑遑慮宵蒼之切鑒於是問道諸人人皆我見未達先賢一日試覽群書檢閱有道德經一冊因便但觀見數章中盡皆明理其文淺而意奧莫知可通罷觀之後旬日又獲他卷注論不同再尋較之所注者人各異見因有如是朕悉視之用神盤桓其書以之一己之見似乎頗識意欲試注以遺方來恐今後人笑於是弗果又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而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而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為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恐復以斯經細觀其文之行用若濃雲霧群山之疊嶂外虛而內實貌態彷彿其境又不然架空谷

以秀奇峯使昔有鬼魅倏態成於幽壑若不知其意如入混沌鴻濛之中方乃少知微旨則又若皓月之沉澄淵鏡中之觀實象雖形體之如然探親不可得而捫撫况本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此思之豈不明鏡水月者乎朕在中宵而深慮明鏡水月形體雖如却乃虛而不實非着象於他處安有影耶故仰天則水月象明棄鏡捫身則知已象之不虛是謂物外求真故能探其一二之旨微遂於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甲午著筆強為之辯論未知後世果契高人之志歟朕雖菲材惟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故悉朕之丹衷盡其智慮意利後人是特注耳是月甲辰書成因為之序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註道德真經卷上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上至天子下及臣庶若有志於行道者當行過常人所行之道即非常道猶路也凡人律身行事心無他欲執此而行之心即路也路即心也能執而不改非常道也道可道指此可道言者蓋謂過人之大道道既成名永矣即非常之名可行焉可習焉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道之幽微靜無名而動有益即無極而太極是也且如吾為天下君善政之機日存於心而未發孰知何名纔施行則有賞罰焉不但君心有賞罰賢人君子有志則皆能利濟萬物所以無名天地之始即君子仁心畜之於衷發而濟萬物則有名矣豈不萬物之母云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無欲觀其妙謂道既行而不求他譽以已誠察於真理故云常無欲以觀其妙又常

有欲以觀其微非他欲也乃欲善事之周備耳慮恐不備而又欲之非聲色財利之所欲微言邊際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為前文奇甚故特又讚之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國王及臣庶有能行道者篤能行斯大道

勿於道上加道焉善上更加善焉凡以巧

上此二事者美則美矣不過一時而已又

非常道也故美盡而惡來善窮而不善至

矣若治天下者務使百姓安不知君德之

何如即古野老云帝力於我何有哉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

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不過復前之文故有比假之說言既有即

生無既難即生易既有長即生短既有高

而必生下既有音聲諧和內音必高低者

相挾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聖人篤其已成之大道已再不他為曰無

為以不言之教云不欲使民暴稱揚耳故

下文萬物作而不辭是生長萬物不言其

能也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

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言聖人利濟萬物不自矜也長養萬物而

不專自用也功成而不居乃成而不自主

也令有所屬不去是謂不棄也

右第二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

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草廬已注盡矣吾再益之老子之意深焉

夫尚賢之國病多貴難得之物民患盜矣

夫多病者比國有淳良之臣天下措安君

尤尚賢人詐賢可習矣既能做之若他日

親近則淳良之臣非禍則去之故老子云

不見可欲使民不亂大槩使民不知賢貴

不知貨財之難得天下安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

骨

是以聖人常自清薄不豐其身使民富乃

實腹也民富則國之大本固矣然更不恃

民富而國壯他生事焉是為實腹弱志彊

骨也

常使民無知無欲

使民無知無欲即前文不尚賢不貴難得

之物致民不見而不貪是也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既知國之不尚雖知可慕亦不敢為是也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諸事先有勤勞而合理儘為之矣既已措

安乃無為矣

右第三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道之理幽微而深長用之則無盡息之則

無形若或驟盡用之尤為不當是謂道沖

而用之或不盈且淵兮萬物之宗言君子

若履則當徐之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吾已之英明若快利而且尖當去其尖如
已之擾亂於心當去其擾亂之心澄之以
清淨已之心若見耀之明則斂之且同時
畜英明於衷朗然而存焉其挫銳解紛和
光同塵蓋老子戒人諸事勿過甚故存德
以施仁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老子歎問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內
有象帝二字或難着注依草廬以言天象
天之主宰而帝但如此而云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為芻狗

此教人行事務用常道不欲使暴惜物而
暴棄物也所謂芻狗乃古祈禱之時以草
為狗而用之畢則棄矣若人君治則治矣
治後如芻狗可乎若天地交合以成四時
成則成矣既成之後再不調四時可乎故

天能成天地者以四時常經萬古不息無
怠未嘗時刻不運用也所以能長久人君
措天下若能體天之常造則治民非芻狗
矣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聖人之心無不虛而無不實無不惜而無
不棄所以惜者常常惜之所以棄者常常
棄之是不棄而棄不惜而惜故民樂自然
矣特以鑄冶風匣比之視之則虛而無物
動則其風源源歛而視之似乎無物也未
嘗不有也大槩言風機無時不有聖人治
道之心亦無時不專故以橐籥云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
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人之浩氣乃神神即氣也人之軀中有心

心中有竅呼竅為谷以氣為神氣若常存
即谷神不死谷神不死遂得長生此以君
之身為天下國家萬姓以君之神氣為國
王王有道不死萬姓咸安又以身為天地
其氣不妄為常存於中是謂天地根若有

所養則綿綿不絕常存理用則不乏矣

右第五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
生故能長久

天地不自生者人本不知天地自生不生
但見風雨霜露益於世人亘古至今不息
未見天有自生者故設詞以訓後人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
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後其身者儉素絕奢身失者勞心身而用
治道也有志於濟人利物外其身者以其
不豐美其身使不自安而身存乃先苦而
後樂也非以其無私所以為此而成其已
道也非私者何

右第六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
惡故幾於道

此老子導人行道養性修德行仁利人濟
物者如是蓋水之性無所不潤無所不益
故善人效之卑而不昂用而有益則道矣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人能訪有德之人相為成全德行以善人多處則居之其心善行廣矣若與善人論信行則政事無有不治者故善治既知治

道之明凡百諸事皆善能為造及其動也必合乎時宜前心善淵者以其積善多而行無竭也若淵泉之狀

天惟不爭故無尤

謂能其事矣而已之不可太過也

右第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此如人將碗水而行若滿而行則溢若中而行則得且不溢而不費所以盈而行則費且得少故亦以揣而銳之以比言不可

保云物與志皆不可太甚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欲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世之有富貴者每每不能保者何蓋為因富貴而放肆高傲矜誇不已致生他事有

累身名是自遺其咎莫之能保也故人以功成名遂身退以戒之功謂功大也遂謂遂其志意已身退謂當謙而勿再尚之非退去也

右第八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載謂以身為車以心為寡以神言寡總而云之身寡二物也故託以載營魄之說為文之妙以老子之理言之則神寡為魄之主宰人能以寡不離於魄則人健矣若使寡常在身不妄遊是為專氣既不妄遊亦無暗地私欲即是滌除玄覽私欲既無混然矣此所以嬰兒其疵焉能有之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

白四達能無知乎

君子之持身行事國王治國以陳綱紀豈無知而無為在動以時而舉必善以心言之則世間美惡無不周知在乎去其惡而存其善者君子可以利人國王可以利濟

萬物即愛民治國者也則不使神剛而為雄以此行之是為雌矣故老子託鼻息為天門攸氣神主軀之說人若妄為勞筋骨而致氣羸暴是為雄調停氣血以均是為雌使身安則神久也若身不安則神亡有

日矣如治國者君為民之主君乃時或妄為則民禍矣民疲則國亡信哉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與民休息使積畜之是謂生之畜之君不輕取是謂不有天下措安君不自逞其能是謂不恃生齒之繁君不專長百職以理之是謂長而不宰奇妙道理稱為玄德

右第九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

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三十輻共一轂是古時造車之法每一輪以三十輻攢一轂方成一輪所以號曰三十輻共一轂此是一輪也係是備用副輪

言有車之家有此是為便利當正車頽壞無輪之時則以此輪為用即是有車之用坭填以為器坭填膠粘之泥作器係是瓦器有器之家恐正器有所損壞故先置以為備儻正器散則以此器代之此所以有器之用鑿戶牖之說言有房之家門扇窗扇當造房之時已嘗足備其有房之家慮恐久有損壞故特置餘以備之所以經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蓋聖人教人務要諸事必欲表裏如法事不傾覆人王臣庶可不體之。

右第十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此專戒好貪欲絕遊說美聲色貴貨財者此文非深即是外作禽荒內作色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是也腹喻民也所以實其腹者五色五音五味田獵貨財皆欲使民有樂之君不取而君有之即捨彼而取此

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之道是也妙哉

右第十一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天下

人君能以身為天下慮天下恐有大患若身有苦疾則天下安矣不能以此者天下危亡故所以寵辱若驚故小人不欲得之

職得之則自驚且喜然得已既久富貴盈身却乃止知榮身其貴却莫知所保其身有疾便能知醫能防貴之患若防已之疾則保矣不能如是失之又驚若人君肯以身為天下以百姓之身為身則帝王之身

宇內可獨行而無憂若以身為身天下為天下雖萬千之甲士從之猶恐不禦也是故帝王愛天下如愛己身復昌

右第十二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言理道之幽微如是也所謂視之不見言道聽之不聞言理搏之不得言氣曰夷曰希曰微言平淡無見也此三者不可詰言

三物無形而有形有象而無象是難說也混而為一乃專其氣精其神也

其上不儼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

其道其理甚不彰彰甚不昏昏若言無則出而井井馬事行矣其機無名若欲寂然

莫知所之或又有象而無象有形而無形蓋謂人心與道心至幽至微非君子難守故惚恍也惚恍不定而速疾也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理道之混然即視不見聽不聞是也人能執古大理道行今之時即今之有也人之道理即天性也所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一然此謂道紀

右第十三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君子所乘者得天地至精之氣乃神慧而不妄為使其動則諸事有理焉使其靜則

靈神於心人莫知其所為如何故深妙難通老子設詞假似傍人強立名色以規視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渾兮其若濁

指前君子之人懷仁堅志人輕不可得而知彼之機故設七探之意使欲知彼之機

尤甚難知蓋欲使後人修道堅如是也又以猶豫二獸名于其中又以整然之貌見

之加以怠慢之情合之添淳淳然混之亦聲勢以動之侮以誼譁窺之凡如此者有

七終不得其真情是以賢人君子之誠難動其小人之心安能如是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言有如此之能人誰能見彼昏而使醒君

子以動何人使彼靜之君子以濁何人使彼澄之以清言君子以安孰能以智動之君子之意未發孰能以計使之漸萌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此蓋教人持身保道止是不欲太過耳故

所敝不新成所以敝不新成者不盈不壞是也不新成者既不壞安有新成就者故保此道者如是甚不難哉

右第十四章

致虛極守靜焉

言致虛極無他乃去妄想私欲以盡耳守靜篤使堅守其寡欲之心篤至誠也實也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

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君子之學道也體天地而行四時之常經是故處心虛極以守靜篤其心以觀循環

者故法天地也所以云萬物並作然後觀復命者以其有始有終未嘗紊也君子之

守道行仁猶四時而序之則道矣所以復命者物生而長長而成成而斂斂則復命矣比明年復如之所以云常人能知常則

道明矣若或不知常不知序妄為則凶矣所以知常者容知謂知常道也容謂悅貌

也天下既悅乃公若能執此公道而行之則君天下也善能君天下者道也既守其道王無不善終者故不殆

右第十五章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舉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上等君子道布天下人莫知其功而有功矣此太上也中等之人道未行時欲人矜

其已能是謂譽之下等之人以力服人將不服焉是謂侮之此事古今明驗尚有不

信者故云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即此是也猶乎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言君子之用事也事成不欲使人揚其已能故事遂若揚能者必巧其事將不久必

累成功矣但人不言好而又不言否則事

平而且穩雖不言久日百姓將必美之豈不自然故自然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此仁義智慧大偽孝子忠臣吾觀老子云妙哉云何蓋此等忠臣孝子智慧者始自成湯及周父子時以及秦漢至今疊出此等猶甚不多故老子所言無他必欲有大道耳所以大道何昔三皇五帝堯舜者當是時大道行焉六親和民無不孝君天下者為民而讓位臣忠安用賢臣在位王者朴實奇巧何施大道廢自高不讓之後成湯放武王伐所以有無仁義而顯仁義有愚昧者顯智慧有不孝者顯孝子老子戒人絕仁棄義絕聖棄智絕巧棄利以此三絕示後人使朝無爭位即君臣安矣若以常人言去此仁義孝慈聖智巧利却乃天

下安豈不言未之有也所以老子自云三者文不足言人必不識其意也故再有所屬令人務尚儉而淳實少寡欲是為之屬也

右第十六章

絕學無憂

聲世務以充吾腹所以絕學無憂妙哉嘗聞孔子無常師蓋世人之學未嘗能備其世事者志士不過知世事之三五而已惟世間之諸善世之賢愚者雖多少之不同皆能有之常人不能備習惟太上者獨能取諸人之善為己之善故為非常道非常名經云太上非道家之虛言此云最上之人言人不可與齊肩是也又孔子無常師以其博學也博之既盡其世事朗然矣所以云四十而不惑乃絕學無憂是也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世人愚而不學故設唯阿之詞以戒之相去幾何言此二字即是應聲而已於此應聲之間不能分別是非致人言惡豈學者

之所為其善之與惡為文不過表前文之深意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老子所以非常人者為此且世人間有可畏之事人皆知有畏者然猶不甚荒亂至其極也乃甚荒其荒無解也所以老子聞有此而事未極先荒極故能不荒而不畏也草廬云央猶盡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泊乎其未此如嬰兒之未孩

此所以老子高出世人者為此及其習道也如是至於他人奢華者老子却乃不如是為何蓋謂學道與物樂不同也所以不同者道乃無形之理善用無乏焉故盈之而弗厭其遊賞宴樂乃用物而驕盈也既盈而有虧以蕩志而用物過也是以老子懷素而守常非如嬰兒之無知未兆非心不知此之為樂蓋持道而不妄為以守天經地式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

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暋兮其若海，馳兮若無所止。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乘乘若無所歸云如乘舟之貌非無所歸言樂自然耳言眾人皆有餘我獨若遺言眾皆樂獨不遇其中似乎有失於歡若無物之狀非也乃守道也所以云我豈愚人之心也哉。沌沌乎昏濁之狀以其忘機也。如昭昭察察其常人之所為昏昏悶悶乃守道之如是豈昏昏而悶悶云。漂兮其若海，馳兮若無所止，此非海非馳言其守道如是人莫知其所之。海曠也，馳蕩驅也。長風又云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有以云人皆如是頑似鄙俗癡薄也非示此篤衷。如是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養也唯也。此二字無他修道之堅也。

右第十七章

孔德之容，惟道之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窈兮

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

孔德之容者言大德之貌若行道者能踵斯以為式可不非常道也且道德之為物聽視皆不見忽有之故下惟恍惟惚恐學者之難窮而忘之云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其又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慮人指為真虛而不實特云有象使知道德之理無不實也亦言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有精者然也。精英華也使夫守此而不改則信同天地則其中精甚更有信焉有信者何亘古至今其道未嘗有損所以言其名不去是為不朽以閱眾甫者言道常存而萬物勝所言觀物也甫者美麗也又何以觀眾甫之然哉云道不失信常經以四時源源不絕生物之繁以為必然故所以教人守此道行以誠者如影隨身如響疾應是也。

右第十八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

惑

此教人持身行事勿過學道修誠以分真偽所以由枉窪敝少喻勿太過惟多則惑正為學者雖能廣覽而不分真偽何如絕學也真偽不分則偽有禍焉偽累善焉所以唯阿是也故云相去幾何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擇善去惡而為之道諸善一而諸惡廢故為天下式豈不去多惑也非常道由此而出焉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此四自字之設文不過明前曲枉窪敝少多六字之機也但前通則後亦然矣縱使盡知不過泛文耳

右第十九章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此云小人之做行道者如是且政事方施

於心早望稱頌故謂希言希言者希望人言好也又自然者復以非常道戒之故董仲舒有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所以自然義既正道既明他日自然乎此自然者戒也道者非非常之人安能

如是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設意以喻孰為此者天地乃曰誰云天地之勢不能終朝而風雨驟歟此所以不知道者故又云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所以言者比希言若驟風雨之狀縱有也不能久故比云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人能專其志務於道大者未嘗不非常道有志希德未嘗不有大德若用邪心姦詭未嘗不由姦詭而失身所以下文有三同焉復明此理者何譬如人之在世願作何等必得何等來應即是好此而此驗喜彼而彼來必然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

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好此而得此好彼而得彼既云如此又有且信且不信者猶豫甚有全不信者即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故下文又云跛者不立跨者不行亦再此也

跛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跛跨者亦比也且跛短足之人一足不能立也跨乃躍也又跳也又如跨騎未達鞍也如此者皆不行而不立由人所好者孰焉其四自字之說有何難見也不過使人毋得張聲勢耳我儘作為惟取自然而已餘食贅行亦誇也爾既自誇人誰不笑所以君子不取為此也

右第二十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彊為之名曰大以先天地無極之氣理言之以比君子仁

德之心未施之意井井於心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以其凝而不妄動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不殆云時時省悟其道不致有亡既不亡安得不利濟萬物若此道利濟萬物豈不為母哉雖云彊為之名即太極之道也故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大曰逝所以逝者謂道成而給於物也物得而道仍歸於我豈不反也遠謂流行也故道大天大地大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謂天地同造化王者法天地執此道居兩間若比天地王豈眇然一人而已何居四大之中一大蓋其道理之鴻濛王乃持之故云大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此四法字不過明四大也是謂相繼而持大道焉所以人法地者君天下當體地之四序交泰以為常經而施政地法天者聽風雨霜露以生實收斂物焉天法道者以

無極之氣自然徐成之也道法自然者和氣冲而物不敝是也故能自然

右第二十一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持身之道如是凡君子舉事必先以身為重然後度所行之事可全身立名者方乃施之所以重靜輕躁四字乃云不欲胡為輕發亦不許猶豫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終日行者行道心也不離輜重者以此輜重比身也其道理者人心也心乃神菟所棲之處若神菟而妄慮妄為使不守其心而縱其所欲是為離輜重也譬如帥師遠行而入敵境豈有棄其軍糧而先行焉先行則失糧所以君子持身若是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言守身之道甚堅如是且吾有微實資持行途間或曰他處有美觀者欲與吾同往觀之此所謂榮觀君子但知守己之微實耳持心以靜不欲他美者故燕處超然是

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此言因有發之美昔周穆王乘八駿而遊是也豈不萬乘之主以身輕天下紂乃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何止乎躁其不仁甚也故所以失君不但天下失君其紂亡其身矣

右第二十二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君子之道行人不能知其無誇已之言其又不自矜既不自矜何有妄言妄言既無安有瑕謫吾心終日守之以理道小人將欲窺侮之其來既非理道安得不為我所制其為計乎籌乎吾有天下而守在四夷民安物阜君臣同心軍民遂其生而同其志吾雖無關鍵繩約而結者孰能善可開而善可解所以善閉善結者皆譬言道養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為吾閉而為吾

結矣解之手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聖人之心無善無不善善者何蓋謂道常善被於人物者以其常道而常善也所以無善者其非理之人物自不善也所云無善人物者聖人未嘗有心棄之奈何人物自棄焉所以不棄而常救者常道也若能從斯道者是謂不棄也襲明者聖人因此而終古今承其明耳故曰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善教人者不為人師乃能使人為善君子之所在心善淵身安乎蕩蕩然與相處者其有學乎故不善人師而人善也所以無轍迹是也汝知資乎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不教人而習我是謂不貴其師不與人之物而人得我之道是謂不愛其資如此者似乎無知乃有機是謂要妙

右第二十三章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
忒復歸於無極

白乃光明也將甚必有虧故先守其黑黑
乃明之先兆是以存其光而不欲盡也如
此者君子可為式但能用此者常常有德
之士於心不忒既不忒當去其私欲合精
神為一以存乎其中如先天天地之理氣然
即無極是也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
離復歸於嬰兒

此務教人不尚強而尚柔乃云雄雌也如
此者當以吾腹為天下長江大河所以長
江大河能容百川之波濤故欲君子以心
比之則常有常德大德既有不可矜誇復
若小兒無知之貌又非真無知之貌不過
使心不妄為耳故小兒不能妄為曰嬰兒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
足復歸於樸

既富而恐有所辱守之以嚴則不辱矣如
此者可為天下山谷乃大山深遠低處是

也既若大谷大谷比心胸腹也又云若能
如是則常常為之德既有如許大德而不
誇當以心為樸朴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
割

朴散而為器則聖人用之朴道未行也散
而為器道布也聖人用之則為官長非官
長也云人主是也淳於此而畜於中散而
為道周行聚則朴而混一雖云散未嘗曾
散所以云不割是也

右第二十四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
器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此老子自歎之辭朕於斯經乃知老子大
道焉老子云吾將取天下而將行又且不
行云何蓋天下國家神器也神器者何上
天后土主之者國家也所以不敢取乃曰
我見謀人之國未嘗不敗然此見主者尚
有敗者所以天命也老子云若吾為之惟
天命歸而不得已吾方為之

凡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
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行隨行乃先隨乃後先為不讓後為能弟
又或响或吹响徐徐出氣也吹乃急出也
所言急則乏疾徐則有餘如強贏二字強
勝羸弱其強必有衰其羸必壯載隳之比
蓋以有載將有不載有隳必又將興故所
以戒人甚勿違天命而妄為是去甚奢泰
之云耳

右第二十五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朕觀老子之為聖人也亘古今而無雙夫
何故以其陰陽大馬夫為人臣者不務以
道佐人主乃務尚兵強喪人主也當可發
兵而猶豫致君不發亦亡君也云其事好
還者乃非理之為神天不許也若有此無
故損傷物命非身即子孫報之理有不可
免者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此又喻君臣馬謂凶年者何蓋為凡國家

用兵或轉輸邊境轉輸則民疲用之是有凶年或境內相爭言境內相爭農廢耕植田野荒蕪所以荆棘生焉皆之用是為凶年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疆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是謂果而勿疆

此專復喻君臣若遇卒急與可為當疾便為之為之而既勝勿許聲張即勿矜是也

疆謂勿愈尚兵也其勿伐勿驕皆誇大也

果而不得已

是為沒奈何而為之是謂果

而勿疆此云為我不得已而為而為豈我疆哉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此再喻用兵若過是謂老早已是謂既老

必不久也大槩不可每每無故尚兵疆也

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謂用兵得勝而歸常常誇之以為能用兵

也纔言能用是謂不祥物或惡之言兵行

處所非損命則諸物不無被廢物者何錢

糧兵甲旗仗舍宇津渡舟車及馬無有不

損者故物或惡之為此其上善度之不處是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此言兵凶事也左乃生氣之方故君子居

左以其生氣也右乃屬金金主殺伐故用

兵居右是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恬淡為上勝而不美

兵本是凶器沒奈何而用之是以君子不

得已而用之縱使大勝不過處以尋常所

以尋常者即恬淡也是謂勝不美

美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

於天下矣

若人誇善用兵者是謂喜殺人也如此等

不可式天下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

右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主之

古所以慎人命者幽我蓋為不欲使凶事

尚吉重人命也

右第二十六章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道無名言仁心大德是也朴淳然於心似

乎微孰敢以為小朴真道理也不敢臣即

不敢小也若王主之萬物將自賓自賓是

人物來臣貢也侯庶能守將名同天地可

賢也子以侯王並稱侯乃過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言道之功理之妙如是言甘露降人莫之

令即不知誰人使令如是均乃和氣自然

而然

始制有名

德之造化如許名乃云甘露是其名也即

前無名有名之說所以有名無名道理未

施則無名既施着物以物為名是謂有名

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謂其名因物而有之乃當止之何故蓋謂

令君子措事既成勿再加巧加巧則復敝

不加巧是謂知止既能知了足可以不危

即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道在君子之有中能堅持不忘則如長江

大河之水一般世間之雲雨興作百川從

溢本海為源何以見之海太陰所集陰昇

騰而雲雨作如道之行既行則溢江河既

溢江河復朝宗於海乃道之體用也

右第二十七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彊

能知人者有智能知自己何如是為小善

能善勝人者雖不用力是謂有力自勝者

是為彊彊然如此此數事皆能知足為當

知足者富彊行者有志

吾有已物守之而不貪於我物甚堅故得

當富又彊行者言君子終日慮道不息是

為有志既有志事將必成焉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不失其所者久謂此數事能常常守之行

之將名垂萬古而不朽是謂死而不亡者

壽孰不知釋氏云不生不滅即此是也然

猶恐人愚迷特言虛無此云實行大道得

如是

右第二十八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言大道大也其理鴻濛安可左右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

道之恩世間萬物憑此而發生既生萬物

道何言哉言君子行道務不誇為上所以

不誇即不辭所謂不辭即事業成而不任

己之能是也

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道如厚積之衣被被者蓋覆人物也若言

可名道之德不欲使人名之故止小也即

可名於小矣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大道既施萬物各得其所吾不言能而後

萬物歸於我者可為大即可名於大矣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

其大

聖人善能利濟萬物又不自誇其功是謂

能成其大因本身不以為大所以成大乃

不成而成者矣

右第二十九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執大象者即道理本體也又王者大位而

大名政事是也又王位民之大寶持之以

常而不妄則天下歸焉歸者從也即天下

往既衆庶之服歸加撫以勞之則天下安

和即安平泰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

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君能撫養有方雖有叛者亦復歸也過言

去止言復往其謂道無形無影口說時無

驗亦無滋味看又不見耳聽之又無聲愚

人將謂無有上善用之終古不乏是謂不

可既

右第三十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微明柔勝剛弱勝彊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

器不可以示人

柔洩而機秘智者能之絕註

右第三十一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道治天下尊其志而守之所守在心所為居哀無形無影乃道常存即是無為無不為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大仁大德常行而不改久則天下順從守

常而行之自化言民必從是也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亦將不欲

王道布宇內民從而國風淳久之民富人

將奢侈是以鎮之謂為王者身先儉之以

使上行下效不致縱欲是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王者身行之餘者不待化而自化必然

右第三十二章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註道德真經卷上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註道德真經卷下 聖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

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

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

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

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大德周給萬物不自矜聽其自然所以有

德即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謂

德小而量薄張其自己之能反為無德即

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因其措事

已定別無可為亦不尚巧即是無以為下

德為之而有以為以其尚巧也即有以為

將為德壞也其上仁上義上禮與夫四失

及處厚薄而居實華此皆老子言世道盛

衰大道不立故也何謂之大道昔三皇五

帝大道焉如帝堯舜禹與禹官制不更

禮樂有存明君賢臣天下安和大道歟盛

歟何謂衰桀紂非君以天下美身政務消

而邪事長正聲去而淫聲生是謂大道德

行仁義禮樂廢此數事當三皇五帝在位

天下淳朴無顯也此所以呼為大道自桀

紂靡其道致成湯放武王伐此臣乎義乎

桀紂失唐虞之德而有如是此感耶衰耶

然感衰由此而見仁義忠信自此而顯安

得不謂之衰焉非世之善美也乃不美也

故本經前云絕仁棄義之說不欲見此而

已但欲三皇五帝之仁義耳豈老子之過

歟

右第三十三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

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昔之得一者即無極之初氣也初氣者大

道理是也以此氣而成天地故天地得一

以清寧神乃乾坤之主宰至精之氣聚則

為神變則無形而有形是謂得一以靈谷

者兩間人世也天地虛其中而為谷和氣